

寶繪堂稿卷第六

華亭 許儀曾鵬少著

記

龍舟鳴宴記

明治十三年丙申五月五日

上召內閣部院大臣及四品以上京堂同七品以上翰  
林官入西苑賜膳于龍舟時以急先侍從辰時初  
刻

上東步策至瀛臺遂登龍舟命諸臣隨行賜坐賜茶菓  
餅新風日晴朗

天顏和霽侍衛詩解纜放舟即而海子也天水相涵蘭  
花齊發遙望樓臺樹石位置天然薰風時來波紋如  
軟舟行儼在西湖中少頃至焦園

上登水雲榭羣臣登岸侍立

上與諸大臣語咲移晷遂入後殿小憩少選即出復率  
諸臣至西宮次如故賜酒馔

上諭諸臣等良辰令節不妨暢飲毋畏失儀以金甌斟  
五穀酒每人飲三大甌酒甘而醲色苦瑰珀雖善飲  
者色昏陶然其餘介扶醉而非醉者矣果以不能飲  
據實啟奏

上命能飲者代之乃編脩載于諭也已而  
命撤所餘酒俱分給諸臣隨從人等此下所奉皆得沾  
上方餘酒適有古今鮮劑矣運至瀛壖

上并臺羣臣皆謝恩出某以一介微臣恭逢成事念昔

卷阿魚藻上下泰交與慶橫汾君臣燕衍自古難逢  
于今我見敬賦五七言律詩各二章以紀曠典云

巫山神女記

辛丑春三月余奉蒲西蜀從李少保略地夔東抵夔  
之第一夕余駐師驂舫登山、巔有殿宇若梵宮  
者余由中門入約八九重肅然清虛杳無一人至巔  
後一重屋宇稍隘如神席中寢宮者一七年可三十  
許妙相莊嚴向南坐惟餘一坐在東側更無侍從陳  
設余入命余西向坐頃之供茶各一甌亦不見有供  
茶之人但覺茶甌在手并茶葉茶托之爲一如人間

相對靜穆不交一語餘畢余起立由舊路出仍熱脉  
未醒詰朝乃憶前事竟不知為何神也癸卯復從征  
巫山由巫山峽三十餘里至凝真觀前灘水比他  
處尤洶湧宋玉所稱朝為行雲暮為行雨者也范烟  
萼草臺址依稀惟餘殘碑一逆渝溪荆棘中洗罔碑  
記乃兵科給事中張愿登所撰載神女始末甚悉內  
稱大禹治水鑿岷江至瞿峽江水不行禹仰天痛哭  
俄見神人狀肖美女自雲而下援以玉篲靈符并界

其臣仕華童律等六人佐禹開鑿江水乃沅神乃帝  
女瑤姬雲華夫人也故歷代祀之所禱必應封妙用  
真人瑤城記又稱瑤姬乃西王母之女助禹成功明  
時巡撫四川都御史李某以瑤祠秦毀後副憲王喬  
齡做之載籍仍復其祀學古之士感于宗大夫之寓  
言以為千古奇觀之事而已官斯土者簿書鞅宇復  
不能探危涉險求新碑伐簡于荆榛灌莽之中使上  
古正神大功不隳自信蒙誘深可歎也固思疇昔所

夢得非斯神之靈與謂余手腕尚存魚身猶在俾見  
黃門一片石以扶千古之疑似或又人之蓋浪耶因  
閣高啓賦而書于簡端以待後之狀游者搜討而印  
證焉且願後之學者勿再聘妖治之詞煖棄之語使  
正神不白祀典不究則又吾儒所當書紳也

州隸張應登巫山神女廟碑記

巫山神女宋玉為楚襄王賦之謂其能入懷玉之  
夢蓋玉以為玉溺于細腰而神其說以中之無是



事也然則山果無神女耶于傳介之南越父治水  
東造絕跡西延嶺石南踰赤崖北過寒谷有所滯  
必曰神問之濟導朕理鑿岷江至瞿岷十岷萬壑  
連絡千里乃仰天嘯歎俄見神人狀肖美女自空  
而下授禹玉篆靈符且命具臣任帝童律苛六人  
為禹黨助反蒸分山川告厥成功還乘五夔思神  
女助力詢于童律：對曰神乃帝女琮姬實華夫  
人也游氣為真封于巫山之麓或為柱雲或為霖

雨或為游龍或為翔雀既化為石復化為人十狀  
萬態不可殫述禹陟嶺謝之北神女之所由著乎  
玉鼓得借其名以惠王矣北神女之所由祀乎人  
故得降其廟以妥神矣廟在縣東三十里許十二  
峰南飛鳳舉之堯階下斷碑存地平天成植與于  
此功被吾民之可說者謂憇字有如南岳禹碑而  
漢晉人以今天出之者是禹以成功而始祀神女  
後人又因禹功而報祀神女其來已遠不用王之

夢王之賦而然也宋治平中詔葺廟宇元豐中勅  
既游真土人疾病則禱天旱則禱、則應假如玉  
言豈有深祀如是靈矣嘉靖十九年中丞李公致  
之歿不言之神女也嗣後三十七年憲副王公喬  
齡復之復出祀之神女也此一神女耳一神廟耳  
如土不知禹則歎信禹不信王則復嘆乎懷王夢  
宋玉則說懷王之夢襄王則想宋玉所說吾儕可  
復說宋玉所說之夢加宜郭侯增廟貌隆祀典點

偽說而定正論之為亟也。慮全蜀在神之祐之有  
年矣。猷薄宋王之賦。痛恨秦王之愚。亦有年矣。東  
出道亞郭休磨碑。得記泊舟祠下。次第其語。共勸  
此一政。公集以覺夢。者。然曰。有其舉之。莫可廢  
也。慎勿以毀言。夫。寔可也。走筆以刻。願于解纜。杜  
雲。靠雨神之。脯州景。以。身。我。乎。鼓。拚。張。揚。龍。游。在  
衆神之理。安淵以。送。我。乎。法。名。能。字。川。可。秦。之。威  
寧人余。即不。敏。樂。為。僕。託。神。女。廟。碑。

十二峯曰望霓曰翠屏曰朝雲曰松栾曰集仙曰  
聚窟曰淨日曰上昇曰起雲曰棲鳳曰登龍曰聖  
泉觀前博閑舊有羣鳥數百迎送客舟唐人所謂  
羣鳥幸祚餘是也至乾道中忽不見今甘將軍廟  
前十百為羣迎送如故

百歲老人記

老人姓龔名仁字鳳橋松江華亭人歲乙卯余同年  
王侍御裴小先生言張堰鎮有鄉人壽百歲者喜款  
見之未果孟夏七日吳君全文艤舟載之入市今造  
余舍乃引至龍亭陸隴其齋顏惟焚杖杖非堦即  
長跪堅掖之乃起曰吾農人也見鄉之大夫不敢不  
拜為之設坐俾再四曰吾農人也禮當久而語強之  
乃坐于門限家之老幼男女觀之者如堵老人耳不

甚臆然有問則對未常刺譏自言生于萬曆丙子十  
一月十三日子時力田為生無他嗜好渴飲飢食斗  
復一年而已余諸孫見之皆大喜饒餉以菓食則受  
而懷之余為之設餅餌曰我子餐已飽不能再食乃  
授之侍者曰內有樽菜我所嗜也勿為人分食又飲  
之乳酪一吸而盡曰陽羨茶不是過矣老人鬚髮皓  
然細如折絲不與常人等兩眉尚黑云是近亦返白  
為黑者目雖小炯炯有神氣問平生教導引之術否

曰無有老年培養脾胃不食生冷肥膩而已問居常  
何事曰閒坐問能飲否曰六十歲前善飲，可半甕  
六十歲後恐傷榮衛便或不飲問于何年絕人道曰  
八十以前未能免俗問適身無恙否曰壯年時為鄉  
中無賴所欺遂缺二蒸餘俱無恙問何德行躋此期  
壽曰善行方便譬如行者遇坎舉手援之是即善念  
也坐良久熟視余曰吾聞田村介許公者為德于鄉  
鄉人道之若豈其後裔耶余謂之曰此先大夫銀臺



公也日將脯老人起立曰吾行矣將宿于東門之外  
復扶杖而行余餉以一絲老人色喜却侍者謹藏之  
道傍觀者壅塞不能進日暮老人乃登舟矣所齊聲  
以為人瑞翌日王子復齊言城南吳沮鎮有百四歲  
者質布為業至今雙鍊不衰尚未及一見也

百一老人記

金山衛老人伍繼美字鳳泉歲甲戌年一百一歲吾  
友善明雖訪之不得遇老人每日飽食後喜游村落  
中凡三往而得見歸述老人眉目蒼秀衣冠甚古相  
見時猶能深揖至地愿對井，齒牙尚存去年癸酉  
歲年百歲城守，梅王恒肅贈之而頌曰百齡人瑞  
附近鄉里皆為稱觴老人一，趙謝生三子長子年  
七十六次子年七十三，子年六十四居崇明常歎

渡海覓其少子問其何以得此壽曰我一生無病不  
服藥飲酒食肉而已問何年閉閣曰八十歲前有老  
妻少我一歲猶同窹寢寢寢生有隣人笑之曰九十歲後  
猶好外事隣有少年強之令窹少年慚而遷居以避  
之姜臨行其孫進杖叱曰送春何須用杖送至門外  
而別

磐石城記

大易坎之象曰習坎重險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其  
象曰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蓋言有其德者有其險  
也自古名臣大帥攀龍鱗附鳳翼成一代之勳建不  
世之業未嘗常中原逐鹿四海鼎沸之會莫不到踞  
分坵龍蟠虎踞為聖天子守其土地保其民人及聖  
人御極海內清宮以其土地人民獻之天子天子剖  
符而封析圭而爵苴茅錫鬯炳耀千古越書載之以

為美談其來尚矣辛丑七月余出師萬州見有坑壘  
而傑出者天生城也廣延數里四山如削日炫神壯  
者久之遠左程將軍曰子猶未見雲陽之磐石城也  
來我之暇試往觀焉君無何偽平寇伯揚來請率衆  
來歸有

詔許之于是大司馬李公按兵江上余復以司計者輯  
瑞入覲赴保寧攝左藩事未得一睹磐石之勝也癸  
卯春正月大司馬視師夔州余得請于執事隨征下

東夏四月由成都水道直抵巫山道過磐城見屹然  
獨立四壁懸崖繞壑墻之屹以俯視衆山襟帶江水  
余舟行其下駛如竹箭仰觀連曉已邛然且曰駛是  
此備未得磐城之詳也方是時向化侯養元譚公以  
勦蜀新領樞戎事會勦逆東大寇余未間請志磐城  
之勝譚公乃為余言磐城者夔門之砥柱漢陽之形  
勝也東通三岐西連萬州南控士真北擁飛鳳考之  
宋世有呂將軍師夔師夔者為余珩名將屯兵于此

戡守有備人民乂安元明以來承平日久其上祇有  
吉刹曇華寺靈陽士庶咸業本為樸少奉前朝之命  
開鎮楚蜀建牙巫山嗣後蜀亂日出民不粒食是率  
所卽鎮將遺壘于磐石城枕危岡全城故事無事則  
州有事則戡以故李闓遺孽如探黃諸寇鶴連蟻聚  
于川湖之交而下東遺了不致盡羅鋒猶則磐城為  
之保障也歲次戊戌大司馬總督李公奉  
天子之命畧地川東乃掛帆而上馳車官具士庶繳印

獻土

詔封向化侯仍鎮守雲陽原今五載素剽李郿諸逆不  
收覩我疆守茲新成

爾命以向化侯充四川水師總督師趙伐間復獲關今  
下東鐫冠漸次授首平成之績會朝可期代將乞歸  
林泉隨漢華古隨琴壤鼓腹詠歌太平大夫其為我  
記之手余聞是言也乃知公二十年来勦兵林馬慎  
固利國者正古之名臣大帥當烽烟未靜為



天子守其土地保其人民也及

皇清鼎熙奄有三川以其土地人民服之

天子又無異古之制而折盡成一代之能建不世之業

者也自古及今英傑舉勅号命符節今公躬擐甲胄

跋履山川率其樓船甲騎會師合勅勇疆浙開赴期

鴻平異日歛生策勳招續勳尚方之于古何多讓焉

詩不云乎彤弓弘号受吉哉之我有嘉賓中心既之

惟公有焉又曰不為不崩不震不騰三壽作朋如岡

如陵磐城有鳥又曰如竹蕙矣如松茂矣矣居爰處  
爰笑爰語爰樂華有鳥暑月軍中有暇遂磨石以記之

成都合圍記

咸亨初余分守西蜀兼總藩篆駐保寧值勅撫夔東  
十三家大寇措辦芻蕘復往成都就謀于撫軍時撫  
提俱駐會城且令兵大隳招余偕行詰朝忽傳令鎖  
閉各城門以為必有寇警少選從人執曰城中野歎  
甚多即于城中會儼閉城門者恐速就突出也余乃  
從都御史沈鳳翔提督鄭燧麟各分道馳逐窮日之  
力得野豬三十二余獲豹一獐貍鷄兔無算蓋蜀藩

府頽廢之後草樹蕪空菁林障日鳥獸皆荒伏其中  
故也暇日復往故宮將一觀日為見有野人手携小  
筐從蜀府門出問之則潛于荒烟蔓草中創凡遺物  
者筐中有緇佛一尊小罐一枚余令從者以二金易  
之野人意猶未決從者曰若輩不用白銀所喜者  
五色布耳乃令隨至公館以紅綠蒼布四疋與之其  
價不及一金野人欣然頓受叩頭去二物初出塵土  
中不見甚異余為之洗剔始賦便即利日緇佛高六寸

三而八臂每手各執一物如準提像雕鏤工巧妙相  
天然鑿則平口鼓腹：下三足分橘色似深栗殼其  
沉埋日久而古色潤潤每午後子前史精未煥發有  
客謂余曰我見緬國佛多矣然皆以鍍金塗體鴉青  
飾首非上末也緬佛之最佳者取百鍊之銅為之不  
加紫點本國亦貴重斯其是耶二物余皆置之案頭  
朝夕相對若伴侶迄今四十餘年矣二者本非珍異  
然相隨日久遂有不忍棄捐之情昔少原之婦求其

止替非惜一替也不忘故也吾于二物亦云

終南訪道記

歲癸丑閏人張知：字于金闈訪道每遇黃冠必長  
跪請益戒乙卯將塞間訪求道侶因建吳門有李姓  
者居陸墓末道最爲閑人言終南山多異人遂間閑  
獨行初至以終南乃山之欄柵也提道規謁觀主例  
致書金四兩觀主恐有迹止事故者每家至矣今暫  
居旬日察其語言動靜如果道念精進堅心入小者  
乃贈以提梁自一鉄如意一鹿皮衣一解毒丹四兩

及換糧之類。自以備炊爨。山中多猿猴。見人至則暴  
振跳。謔他物。不惧。惟見狹如意。則瞳目不前。恐傷其  
眼也。鹿衣以禦寒。濕丹藥以辟腥。儼臨行。覩主又勉  
勵叮嚀。凡中達遇人。但一拱手而已。勿與搭談。恐山  
魃木客。蛇妖水怪。待人開口。盜氣耳。幸由觀中入山。  
每遇得宿處。皆設有茅棚。以蔽風雨。沿途火種不絕。  
行人炊飯後。必漆柴宿火。以待後至者。地產薯蕷香  
芋。無他物。行數日。遇道者三人。不敢與交言。靜視之。



內二道者李在蘇時曾為設齋計非妖魅方與問途  
三人見李至亦喜李告以訪道之誠二人曰求道非  
一蹴可到尚須入深山過龍腥之地庶几有高人接  
引然亦大非易事是夕三人與李共宿茅棚搥响板  
山藥作飯山藥扁潤大如棋枰詰旦彼此分手李復  
前行久之遇一道者趺坐茅棚中閉目不語如入定  
狀棚中惟鍋二口織樹葉為鍋蓋鍋亦壘封似久不  
用者李致敬長跪不敢動問執其手柔暖若全無氣

力者一週時候其出定始通姓名地理非求長生之  
道道者曰我不無道可傳子毋自悞李堅請道者堅  
却曰子欲求道更須再走幾程或得明師指示李再  
進翌日遇一人當路李疑畏欲前坐道傍稍憩檢  
點行囊食具毛人見執如意及米飯乃問曰我見汝  
行囊如汝從內地來者我非異類乃前代一武臣子  
既堅心我當送汝過嶺此去皆龍之窟宅也龍善陸  
其性仁慈不足深畏耳李遂與毛人偕進毛人前行

李隨後木至指數十里氣腥撲鼻急出丹藥服之  
遂至龍所龍大小不一淋漓山谷間縱橫千百莫可  
勝記有頭掛山巔尾拖絕壑者有頭在平荒腹跨峻  
嶺者有蟠卧大石者曲直高下參差陳州景狀駭絕  
不可名狀然皆偃卧不動昆蟲之屬穴在耕田中能  
不知也李問毛人龍亦常行雨否曰上帝每命行雨  
先進尺木神各執紅旗立龍項辰旗一揮龍即瞑目  
振鱗奮迅騰躍雷電隨之觸觸小石皆震撼崩積無

堅不破回時仍宿舊庵數日後躡甲始合乃知行兩  
亦苦役也李過踏羣龍皆行龍亦不覺既度嶺毛人  
先回李努力再進久之後遇想子想子問來意李告  
以素家學道遠未至此想子曰道在家裡何用遠求  
此去荒嶺成隊行人絕跡若再前行是求生而速死  
也李大懼憐陳來路之苦歸途更難泣涕求指示想  
子以手指路曰從此問道去即回不然南矣李不由  
舊徑行數日即達舊觀主問狀大為惋惜李亦愧

悔不已度不能再往悵惘而歸至吳中知者皆非笑  
之幸追悔咄抑鬱而止康熙己巳六月育嬰堂董  
事高文煥與張知友善故得其詳如此余既異其  
事而書之復有疑焉彼遇三人者果從終而深處聞  
道而來者耶抑以百步笑五十步耶邂逅之間一宿  
之際適來人何一指點山下路耶吾欲見三人而問  
之

汴城新建演武廳記

今上御極之二年薄海清宴恭茂乂安滇黔楚蜀閩粵  
之區二十年山海巨寇靡不交臂受事倍首

闕庭赫教所施訖于重譯余因披覽輿圖紙視版籍豫  
州者天下之中也東距齊魯南達鄭襄北接

神京西連秦晉其間鬱蔥蔥為海內之腹心天下之  
都會者汴梁也汴梁者豫州之中也明季黃汎淪沒  
兵燹泝珠城郭五墟黍離載道

本朝定鼎之初草昧漸開民生漸集數年來官衙民舍  
雖漸次修復而址堞頽頽梁盈時維期所以壯金湯  
而計安攘者猶憂、乎亦遠也余兩人恭承

簡命共事中和早作夜忍情舉廢墜於九月

天子以勅暨做績晉秩正卿

寵命新頒及躬沐揚益懇、為念民生之未遂保障之

未備建成消萌之不改易也汴之城周遺二十餘里  
淪亡噍類立堙僅存甲辰夏六月爰率地方諸司圖

度溝壘乃首先捐助元材鳩工凡五閱月而全城之  
概已竣其六七矣萬堞巍峩屏藩鞏固十年以來估  
計金錢數十萬萬日來手而未成者今上不廢帑金  
下不用民力且不日告成矣此諸司之策力將士之  
急公庶民之慕義與豫州諸大夫之同心一志均有  
賴焉是後也城之北隅窺先春埃登陴之眼謂諸司  
曰天下雖安未嘗忘戰故兵制莫于片田龜符行于  
農隙講武遺風古今不廢况乎開代之盛省會之區



士卒師徒之衆而養兵習武之地規度未宏非所以  
作三軍之氣也貢院之西爰有甫田用是各捐俸薪  
物演武公廨官無告罔民罔知勞祿帶長壩氣象雄  
偉不三月而告厥成功焉予以毫

皇靈之捷代揚博祖之祈例未之無小補云後之君子  
登斯堂者常懷保治之恩並勵止戈之武嘉與大小  
羣工討軍襄而訓之俾滿池戒志強守致寧好  
聖天子南顧之憂且萬世無疆矣相與援筆而有諸石

紀事

戊戌禮闈紀事

順治十五年歲戊戌考試天下貢士三十餘人時

上以丁酉科場之弊痛加懲創春二月

上御瀛華侍集翰林以六科六部官親點考標

御錄後等二十員內選用翰林官十六員科四員時某

以古春坊右中允與為命學士折學納即送入貢院

初八日提拔官大學士傅以漸學士李蔚會集考官

擬試題首題大學如切如磋八句已付剞劂矣滿二  
下外簾傳點學士麻勒吉王熙入簾宣

音衆官皆肅然迎候學士南向立大學士已下皆跪聽  
學士傳

皇上諭考試官每科會試題俱試官所定今科

皇上有四書三題付考試官各官叩頭凍道二學士隨

回奉北

御書三題即今會試錄所載題也中堂會集各官謂

上留意文章勅請摘錄惠立相砥礪忠心中乙無負

皇上選擇委任至意將放榜時總裁官又具題請旨寬  
十日之期以便詳加覆核報可三月朔旦後聞奏事  
畢舊例放榜後考監官俱歸私第是日以

上命遣官傳

旨理應入朝進

命遂由前哨進左掖門內官傳奏

上在乾清宮謂內侍曰今日建試官放榜是喜事

命御膳水菓步禁至乾清門即金外外總裁宗室同考官

朝見畢

天顏甚霽命試官升階賜坐：視

御座相去不及丈許總裁官將閱卷諸事各奉對畢復命賜茶是日

天語怡悅迺視各官良久又問曰落卷內果遂無佳卷乎方孝標等起對曰文章亦有一日之短長各人去取是解亦未能盡一即如後科會元仍在今科落卷

中

上達之入曰尔苛而執但比前收應是看文日久可  
平四家子送起謝

田出

聞中未聞之時各下所聞何疑而苦無者常可以  
所携凌息之系不得復之也二方幸探曰獲者  
禮也然入者比策策中人也曰然一曰貞吉場後  
必無情摘于始聞載好中及括圖果得禮記載先

是一則第一夕夢火亦前案二馬意本亦又有馬  
姓者已而折卷則無有惟前卷第四名爲馮夢軒  
豈二馬馬之死與

是或吳門同宗許顏孔亦入場應試余其  
表精勃却迴迴却談謂同牙本非嫡族且本  
三論同姓不許聯宗無庸迴迴是預孔得<sup>升</sup>其

雲間公述

萬壽早恭紀

皇清定鼎七十有四載

皇三繼天正極齊世共壽者二十八年于茲維時山海

蕩平水旱無作日異諸度桑實滋繁掛小航海經行

沙漠之區靡不稊米玉以斯

天子會黃運西河課恒未竣

疏樣未協爰做五載一巡之禮



鑿與時觀覽焉而河之未故為江南境而于是松即錯  
神書老相製而謀曰

朝廷之惠我庶民深矣季矣歲以加矣姑以松即言之  
先是民用于役為均田均稅之法以極之民用于漕  
為官收官稅之法以舒之民用于旱潦為鑿吳淞以  
利其業泄民用于飢寒為弛海禁以通其貿遠民用  
于徭科為每年帶微以寬其督責猶未已也康熙十

詔蠲地丁之半二十三年

詔蠲漕米之三又以江蘇所屬各郡縣為財賦重地預

減錢糧甲子他省累歲輸將供億勅力維勤用是大

沛恩膏將二十六年之尾又二十七年之地丁悉照

特除

詔書到日慎齊筭物迄于今際井田賦萬幾卓願一

見

聖人以力曝其寸草之心未可得也先是甲子歲

皇上允從臣議封泰山幸關東省方問俗南至姑蘇  
所過郡邑問民疾苦

天語叮嚀誥誡不啻若家人婦子所過名山勝境揮

宸翰揚

御書一時華樹增榮山川生色於郡僻居海角難比隣

蘇郡未得一觀

衣衣玉藻深羨蘇民之榮過而松民之不得觀光也茲

者

六 紫風駕七年將臨郡人氏止糞糧重海望爲車而指  
首荒既赤子感成儀蔽重木由致詞擬將

上諭勅石建亭以垂示萬古縉紳士庶繫之以歌頌中  
之以風詠庶足以崇萬山之呼華封之祝乎國人皆  
曰善矣請于郡邑諸大夫諸大夫皆曰善再請于同  
城之將軍提督將皆皆撫督撫報可于是與情奮發  
閭閻歌舞太守趙寧復率僚屬相度基址倉里于郡  
城之西龍津之陽一時老少貴賤各視其力以勸盛

事選石于寰渾之瀟沓村于大江之澣于時堅冰漸  
解王膏將發力作者不擊鼓而子來愉將者不文告  
而響應此非

皇上功德鏡：

湛恩沃濺俾瀕海蒼黎淪肌浹骨何以酬効涓埃一呼  
百應經始之日賈者歌于途商者歌于市農者歌于  
野若是其款款踴躍哉美採風人之句兼仿大雅之  
音而作頌曰

天監在下事脩厥德三右在天是訓是式樂只君子

四方為則聖德右頌

道駿有聲昭哉嗣服萬邦作象景命有璞樂只君子

受天百祿純體右頌

永言孝思萬民康不承之烟之紀克共明刑樂只君

子時維有年孝治右頌

思皇多士鼓瑟吹笙宣昭義問斤其明有斐君子

遠觀厥成文德右頌

詢尔攸方苞有三葉土葉斯起一月三披以奉虜功

海外有截式功古頌

遠琢其章不顯其光其火肆好日乾月將有斐君子

何用不滅家誦

隕山喬岳穆：皇，君子至止佩玉將：時萬時億

為龍為光

匪安匪游佯矣尔游矣尔戩穀亦汎之寧矣懷柔

百神百神尔止矣古頌

但徠之松於樂辟願我將我享莫可率從君子至止

福祿米崇周史古頌

劬彼飛鴉懷我好音無小無大米獻其琛夙夜匪解

婚茲一人列國古頌

時邁且邦四方之極薄言震之哉永德君子至止

會同有輝南史古頌

我稼既同穰場翼翼壯我庶民以綰田國豈弟君子

倫為尔德新史古頌



扶、斯于菜室于茲庶民子來不日成之天子之功  
數時釋思

鴛鴦于飛組水決、百室息止薰茂蒼、天子之功  
懷先不忘

白石琴：氏人所贈是尋是尺是斷是遺不類惟德  
四、方、于、宣

庶我楚士濟彼公堂保艾亦後其德不其以燕天子

萬壽無疆  
物、也、明

宿州紀事

年卯秋九月余以史官既請省親奉

俞旨得馳驛峽里凡道大梁日行程站不過八十里而  
刺斜行道涉水州遂非史其程寔倍之冬十有二月  
抵宿州故產鷹屬抵候人從過購之知宿州李使  
君林鵬曰先生之為滁矣蓋少為一日之憩以觀吾  
州之田獵乎且以試鷹也余悅之州守乃出家乘集  
防汎將弁共百餘騎召鷹戶數十豚與獵于却是日

得鳥獸無筭迨東都日已捕矣予與士卒皆入城  
發護衛兵二十名伺于館之門側甫坐定聞門外聲  
甚沸侍者曰鄉人娶婦羣少年阻其行索纏頭耳項  
之聲益沸有疾呼而前者曰向馬至矣敢力視之賊  
揮白刃殺人于市急呼護衛兵發衛兵皆兗州之齊  
徒承值者亦竄呼于城城已扃是時余同行者勇氏  
徐中翰中翰體豐偉不能趨乃納于茅屋積薪以蔽  
之遂率從者數人挾弓矢拒賊于市賊共十騎左右

奔突余從者曰鄧曰王曰朱曰張曰李曰丁曰李九  
七人與賊相向而射賊矢如飛墮當賊矢之來也從  
人皆步行盤旋左右以避之無一傷者余全注視其  
馬而射之馬被創益奔突無何賊矢盡從者矢亦盡  
乃趨兵相持賊有眇一目者戎首也舞沒刃而前颯  
其書條莫可嚮迹未拒之創朱左足未仆余手存一  
矢引滿而發洞其胸賊仰天從馬尾墮衆斬其首三  
賊騎復衝入又斬之餘賊皆立馬不進鄧呼曰速棄

弓刀下馬者无賊騎有重傷不能騎刀下馬格鬪衆  
奮勇市人畢出賊無一得逸者事定滿二下州守防  
將開警而至為柵欄所阻防將踰垣入乃以賊付之  
少選柵欄改州守亦入是日黃門高先生名莘請賁  
捧事竣從而來亦阻于東柵門外從人之矢有及于  
柵門者之中先生之車檢視驚且疑賊賊先生乃入謝  
曰賊隨我後車數日矣初不知其為鳴捕也遂詰之  
賊曰高公從者皆矯健善射或乘車或跨馬急切

不可近將于兩河之間伺隙而甘心耳賊十騎之外  
復有十駝騾帶纍、皆由抗而蘇而揚所掠之物也  
先是巡按御史秦世禎劾丹陽令王廷鑑官測失事  
蓋未獲索中有銀釵數枚乃丹陽邑人為王尹稱觴  
者搗文舉：州守將弁皆喜曰數年來漏網大盜先  
生一刑盡獲之俾無才遺請以報常事余謝曰得免  
幸也我無官守為用報為乃藉其銀馬稱重及承表  
鞍轡盡入于官是夕陸子集生施公研小同諸公車

者數人亦舍于東却賦橋後伴未問訊且索晤門者  
方或飛恐除黨未盡竟不達聞執年後方知之詰朝  
州守贈余駿馬二侍者爲唯所選用余捧几其八金  
幣之屬皆反之乃攜余從者執爵簪花鼓吹而送之  
市人盡焚香稽首道左以境而迤是日遂南行厥後  
二十一年歲辛亥蓋春余未仗燕訪滇南復舍于州之  
東却之民有老而于慧者蹒跚而前致辭曰曩者  
大夫以七人而臨疆騎馬步不相當衆寡不相若強

弱不相敵也故問其所以制勝何也余曰彘之七人  
者為我執鞭弭箠使令而已非訓練之士彎弓之選  
也聞寇至則思聞聞主危則思救一往而前唯恐獨  
後長卿之所謂計不反顧義不旋踵人懷怒心如報  
私仇雖有為獲進蒙之狀不能當也何況此猶並我  
假令之教人者擁高拿保妻子當此時也必軒腰眉  
慮性命將聞之股栗抱頭匿影之不做必望其聞呼  
即出搦弓奮臂斬盜首如探囊也耶臣之事君將之



訓士亦若是烏則廢乎其可矣











葉花館紀事

余隣人且鳳池南北貿易家累千金比鄰而居者四十餘年矣有張伯源者傭工于丘幾二十年鳳池卒張代理其業盡遺其所存遂成富人其之媳徐氏貧不能養與張素舊日皆奉張度孤寡之不能為也誤罵不答徐氏憤甚值丙子長至率其孤子白衣冠而叩余門余召張曲勸理諭終不應徐氏不得已聞于郡守乃輸金囑權貴為援郡守殊執法仍斷以千金

歸五郡人翕然稱快事畢徐氏率其子以五百金餉  
余曰微公秉正直言勸強扶弱毋子且為魚肉矣又  
為得邊汝陽耶請以其半為公壽余笑却之曰數池  
吾舊鄰也偶見平<sup>不</sup>直言相助今若妻賄如許鄰里鄉  
黨將以我為何如人耶徐氏母子泣而去乃為余置  
長生位朔望焚禮于其家十年不間然廢業後日就  
貧困己卯歲復請其親鄰以小房四間求售于余曰  
此房實公之賜也今乃復售于公慙愧殊甚然家逆



公之若不預售地姓耳余以二十金買之拆去碑瓦  
木料平治其地以擴行路拆考之後鬼聲於夜喙嘯  
者凡三月隣里初異之後習焉而不怪也歲丙辰徐  
氏之兄坤元郡之老醫也偶與余談善果之說因謂  
余曰前日公所買舊房當乙酉城破之時市中遇害  
者盡埋于此房二十年来主人止堆積貨物人不敢  
居公拆房之後鬼長嘯于故址次夜復然至第三夜  
其地噴：聞秋語吾以爲盜也諦聽之聞鄰中人

語曰吾輩居此屋是以素為許氏哭據無地抽身素  
何一人曰何不向許氏覓栖止又一人曰不可不可  
許氏多行善事勢不可近如今每日裡暫栖更棲夜  
間別處再尋此飲食語畢寂然吾妹駭甚舉火四照  
杳無人跡柴家所養皆聞之恃極不放語恐鄰里疑  
懼耳余爽然曰信乎自廢此考之後北至史接南至  
五顯布是聲歎：不絕初不解其故乃今始知之記  
云精氣為物游魂為鬼神之事何地無之但除不

能勝陽升大夫立身行己幸勿為神之所譴鬼之所  
慢頌與學者共勉之

寒酒紀事

壬申祭燹後余腺中風症旋得平復越明年祭酒季  
冬翌復喘：為懼及臥而病復發也且歲寒元蠟塊  
然兀坐無由自遣二十二日黎明聞城中封印砲聲  
連舉翌然曰歲將徂矣愧無以改歲姑披衣而起曝  
背于廳事適周子載熙過余齋致港城周洗馬廣菴  
以董文敏所書古柏行一冊贈余佐以古壁一圓董  
書仿米顛筆意風骨秀逸可稱神品壁亦入玉既以

班駘可玩家無長物歲寒得此可破岑寂殊可樂也  
既而董子克臣以董文敏公會試硃卷裝滿成帖什  
梨携來展玩展數過古香梨人因念文敏公與余先  
後登已升榜班地望不同對此更深欣賞又示余以  
文敏法書：為張太公八十壽序臨摩二玉具有龍  
虎虎卧之際展玩良久拍案歎絕此又一樂也俄而  
章婿周先携古画登瀛閣四幅示余每幅或四人或  
五人又侍從童子態度不一陳設却稚絹雅別落而

神采猶存乃選載熙全觀載熙咄：歎賞謂非剽竊  
年即馬遠真蹟萬年乃南宋高宗朝畫院馬遠乃光  
寧朝畫院也已而檢閱畫傍依稀有臣馬遠三小字  
五百餘年之物恍如見銅狄焉此又一樂也日停午  
蒼籙姪孫同其鄉人携董画一方王華一適座中李  
子含德張子用章適丸互相賞玩惜余被市儈攬金  
之後家無錢乃不能購買端品然皆許作一月之留  
念斯正謝絕歲事古玩盈几左顧右盼觸目賞心此

又一樂也。爾時益梅初綻，水仙盛開，童子教入試演。  
諸同人所製新劇，彼此考訂，宮商無異，白先覩諸儒。  
辨論五經，同異于後，少宰張公愛園，杜浦乳<sup>君</sup>金<sup>君</sup>秋以  
昔年譙集新詩相餉，良朋晤對，反覆吟詠，不覺心曠。  
神怡，念一日之內，享世間<sup>性</sup>：清福，雅有塵囂刺啄。  
姑置之不問矣。後數日，諸子鳴勳等互治鷄黍，適訂  
親朋，恣談風雅，以娛老人。老人相對忘机，放言無忌。  
此又一樂也。迨除夕，都督阮公以漳州大竹根相貽。

云在萬山之中遠歷四千餘里不由海船而載而來  
數之得五十枚根大于甕輪用離奇目未經見因念  
詰朝余年六十八矣親訪峴城周子雕非象形人物  
以為把玩之具此又一樂也日暮率諸子孫祭先祖  
不能非跪起伏猶得叩首于高曾祖父母之前向者  
所慮及承之說庶几下驗此又一樂也不可以不記



傳

唐孝直傳

雲間王翰林復齋大司農姓也開戶陰行善非好閉  
靜為鄉邦愛重然學嗜林園適就中翰歲于邠有客  
謂余曰復齋今年得恣矣余詰問其故客曰二十年  
前有唐子孝直館于王者教亦唐子雖工制舉業而  
尤精于內視自言能出陽神決人生死伏替復齋敬  
禮有加為居恒恩試諸事無不奇中叩以科場事則

曰予在丁卯幸未榜中但遇題中言志即其期矣惜  
尊人不及見也余方訝其誕是秋開榜果中式而首  
題乃子路曾皙三節余乃詢之復齋復齋曰唐先生  
出陰神身未能出陽神也靜坐一室能周知門外事  
人不見先生先生能述其所見其非陽神可知矣然  
歷來言人生死休咎果寔髮不黑若科場大事恐未  
之能盡驗也迨庚午十月復齋赴禮闈與余極別于  
華陽山館余曰勗哉此行當順耳好音矣已而果中

式闌中肯題則類洲李路侍全章也今唐子亡數年  
無嗣每歲春秋復齋具牲醴展拜于墓下不忘其師  
也復齋與余言先生奇驗事甚多不具載特記此事  
以見榮枯得失教有前定一切妄想強求種種煩惱  
皆可渙然冰泮矣唐子初名醇改名正字孝直妻縣  
人琴篋于余山之麓蓋其收視近聽虛極靜篤故心  
地朗澈通于神明非有片籛之傳丁甲之助另成一  
家書也

復齋又言吾郡戴莊軒未死前數日忽憶見夢  
曰吾為人所訟應赴唐先生處候審求為我寬釋  
復齋謂夢境不足憑不繫念忽一夕又夢戴勿遠  
而來曰所貴乎朋友者為能排難解紛也明日將  
對簿而子置若罔聞平生氣誼安在哉復齋乃驚  
問孝直孝直曰果有之戴寓京時曾設計以凡人  
之財其人憤恨病卒于京即今事發應坐抵逆劫  
愆之唐曰罪不能免可成五杖徒耳翌日戴果卒

載之第及善學情所言亦符僅得銀二十四兩耳  
復齋又述孝直之言曰大凡下科應中之人奉地  
城隍之神先造冊呈報果中者可中者則加一團東  
岳再加覆核可中者再加一團果後達于桂宮帝  
君詳加檢校必中者又加一團冊內凡三團者即  
撥功曹呵護俾臨場無疾病拂逆之事吁科名之  
得失豈偶然哉

孝童傳

孝童膜元者余家澆掃童子也其父七月梨園為業  
於副淨年四十五日背不治遂復醫出入倩人扶引  
資未能自給乃繫其廬而慙居子隨巷竄益甚復繫  
其子于余念舊日門下老媪也憐而許之并少聞  
房以為栖止亦許之居無何月年五十五其遇旋針者  
曰此非針後所能瘳須人舌抵之庶可去障其子聞  
之乃于每日黎明未燃漱時汲井水嗽口紙父日終

歲無休容年餘父日漸生光二年全愈今復登壇演  
劇矣余聞而歎異因憶余燕訪滇南時太宜人以思  
子之故日漸生翳至報于步履猶失扶掖時一仆地  
忽聞告歸之訊兩日漸明及余至揚州先遣僕人適  
歸太宜人甚喜是日不做扶掖獨行于庭阮亭載東  
還紀程中嗚呼至誠之念天性所感金石為開而何  
有于目障哉獨訝此童日不做丁胸中不知有倫理  
乃汲一療父病而年如一日不做金錢不藉醫藥而

父目得明如然元者可以風世矣